

賈家樓

传统评书《兴唐传》之三

贾 家 楼

陈荫荣 讲述

金受申 整理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贾家楼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5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2}$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227·003

定价 0.60 元

出版说明

“贾家楼”是北京著名评书演员陈荫荣讲述的传统评书《兴唐传》的第三部。书中故事从程咬金劫皇杠^①讲起，引出秦琼染面闹登州、贾家楼群雄结拜、二劫皇杠、立盟单起义、劫牢狱反山东等回目。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隋末农民起义前夕的社会面貌，具体描述了劳苦农民和不同阶层人士卷入反抗隋炀帝暴虐统治的起义洪流所走过的道路。书中着力刻画了程咬金、秦琼等起义英雄为反抗剥削压迫抛家舍命、见义勇为的可贵品质，也暴露了传统道德观念加给他们各自性格上的深刻影响。这个本子是已故金受申先生整理的，一九五六年曾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次新版，对全书文字又作了一次校订。

① 皇杠，本应作皇纲，与花石纲、生辰纲类同。纲，是旧社会成批运货的组织。现从习惯用语，皇纲写作皇杠。

目 次

第 一 回	卖私盐大闹公堂 当囚衣高卧拦柜	1
第 二 回	程咬金无奈卖竹篾 尤俊达有心交朋友	19
第 三 回	尤俊达访友班鸠镇 程咬金学艺武南庄	36
第 四 回	拉伙计俊达论英雄 为报仇咬金劫皇杠	49
第 五 回	靠山王气恼登州府 赛专诸独探武南庄	64
第 六 回	程咬金初会总角交 秦宝叔不问龙衣贡	79
第 七 回	重义气岔道奔沿海 救朋友染面入登州	93
第 八 回	打高魁狂闹望海楼 斗杨林大战登州府	106
第 九 回	使急智计赚靠山王 领龙票重回济南府	121
第 十 回	傲罗成枪伤单雄信 愣咬金斧掏小灵官	132

第十一回	专诸巷罗成认舅母 贾柳店秦琼待宾朋	147
第十二回	夸豪富筵前献宝 开玩笑暗地盗灯	162
第十三回	贾家楼同心结兰盟 秦叔宝重义撕龙票	173
第十四回	重见盔铠秦母训子 二劫皇杠咬金失机	184
第十五回	抗重刑示威历城县 立盟单起义贾家楼	195
第十六回	借修庙英雄会招工 假报马老杨林被骗	207
第十七回	劫牢狱群雄反山东 烧官衙伏兵惊唐壁	221

第 一 回

卖私盐大闹公堂 当囚衣高卧拦柜

长叶林前报冤仇，英雄聚义贾家楼，
自从大闹历城县，起事揭竿惊首酋！

几句残词道罢，单说一段贾家楼群雄聚义的故事。“闹花灯”是隋末群雄起义的引子，“贾家楼”就把群雄凑到一块儿了。这段书一步比一步紧张，一节比一节热闹。

今天开书，我先从一家英雄说起。这家英雄，在隋唐时代，可称得起是大大的有名人物，这就是程咬金。程咬金号叫知节，乳名一郎。他刚一出生，因为他长的是镔儿头，大颧骨，靛脸朱眉，一脑袋蒜瓣毛，红头发，大眼珠儿搭于眶外。他妈妈一瞧：“哟！我们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得啦，就叫他阿丑儿吧！”因此，程咬金乳名又叫阿丑儿。

程咬金七岁那一年，杨坚、杨林兵伐南陈。程咬金的爸爸程泽臣是长春关的总镇，被杨林打死。程夫人见丈夫阵亡了，只好带着程咬金逃难，因为自己的娘家是在山东东昌府东阿县，所以母子二人就来到这里落脚。逃到这里之后，远亲也没有了，近亲也没有了，就在本县班鸠镇上，找到了一所房子，一拉溜北房三间，他们母子二人搬过去住，和编卖

柴箴的王二做了街坊。这一晃儿就是一年，程咬金到了八岁。老太太把程咬金送到了私塾，托咐好了老师。头天上学，老师教念《千字文》，程咬金不好好念，老师气得给他一板儿。他一闪，还了老师一腿，把老师摔倒了。老师气得啊啊……啊了半天说：“我教不了你！”把他给送回家啦。他妈妈说：“老师，您怎么把我们孩子给送回来啦？”老师说：“我一打他，他摔了我一跤，我没法教他。”“噢，那回头我管管他，再给您送了去。”“别，您别给送来啦，我教不了他！”老师走后，程夫人责问程咬金，程咬金说：“妈呀，您别教我念书了，我一念书就脑袋疼。”他妈生气地说：“教你念书你不念，长大了两眼漆黑，活该！”可是心里想的是：丈夫阵亡了，孤儿寡母的，娇惯孩子一点儿也有的，不念就不念吧。程咬金打这儿起，仨一群、俩一伙儿地打架惹事。家里倒不闷得慌，天天儿净是告妈妈状的：“瞧你们阿丑儿来！”当妈的还得出来安抚人家，说：“得啦，瞧我了吧，回头我打他！”……等程咬金长大了，依旧成天价惹事斗殴。比如说，南边有个集镇，有那插圈儿弄套儿蒙人的，俗话叫“做活局子的”，专门吃乡下老实人。程咬金等“买卖儿”快做成了，上去就分钱。人家不给他，他上去就是一个嘴巴，下头一个泼脚。那些人急了说：“得，你是爷爷，给你，给你！”有那用骗术、腥赌、开宝害人的，快到晚上分肥了，他又是照例来要钱：“给不给？”“不给！”“不给？好吧！看看小老子的拳头！”大伙儿没办法，打架，打不过他；打官司他又又怕坐监，因此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程老虎。说他好比一只老虎，走到哪儿哪儿怕。可是，程咬金有一样好处，他不打好人，还把夺回来的不义之财分给穷人。老实人都夸他，说：“程爷，您这么一来，咱们这儿蒙人

的行当，还是真少了！您真好，净打坏人，不打好人！……”程咬金说：“咳，要是我净打好人，还算得了什么英雄！”他还有一样可取，外头打了架，到家他妈一瞪眼，他立刻说：“妈，我不敢了！”这么闹来闹去，程咬金一晃儿有十八、九啦。他妈把他叫到跟前，说：“阿丑儿，我问你，你爸爸死的时候，你几岁？”“七岁。”老太太又说：“阿丑儿，咱们逃难到了山东，虽说船破有底，底破了还有三层钉。可是，如今……”一指屋里，说：“噯，四柁晃空了！你成天在外头打架、斗殴、打官司，不干正经营生，人家十岁的孩儿，都会买点儿烂果子，卖十个赚仨，你就会坐吃山空！你算干什么的？你难道还把你妈饿死吗！”老程一听，说：“妈呀，您甭管了，我出去找饭去！”老太太说：“可不许你在外边打架斗殴！”老程说：“妈呀，您甭管了，我决不打架斗殴。”老程出来一想：我哪儿找饭去？我还得打官司。人家打官司，为的是赢理，程咬金打官司，为的是要坐监，因为一坐监，他有饭吃了！那年头，监里头关的净是些被屈含冤的穷人，吃囚粮吃不饱，还天天挨打受气。老程坐监可不一样。他到监里头，上至牢头，下至狱卒，都得听他的。他第一次坐监的时候，里边有个牢头想欺负他，老程就说了：“李头儿，我犯的案子是打架斗殴，几天就出去啦。你在哪里住家我知道，咱们外头见！你去打听打听吧，我叫程老虎！……”这一来，牢头也怕他了。以后每次进监，牢头都得打上四两酒，为他接风。这一次老程出来以后，想来想去想不到别的谋生办法来，结果还是想到打架、坐监的方面去。可是，谁见了老程谁躲，他一到哪儿，那儿的人就说：“躲着点，程老虎来啦！”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打官司的由头。他往东走，东边是一座大土

坡，上了土坡，就看见从东边坡下上来一辆小车。头里是一个小孩拉着祥儿，后边是个老头儿驾着把，推着一辆一个轱辘的小车。小车上装着许多麻袋，也不知里面装着什么。就听小车吱吱扭扭、吱吱扭扭……老头儿使劲往上推，抢这个上坡，车轱辘扭扭扭的，总也抢不上去。老头儿说：“二个！二个！使点劲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就上去啦！”小孩说：“我这不是使、使、使劲儿哪吗！”说着小祥儿一松手，小车往后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倒退了下去。小车子排下去了，差点儿没把老头摔了个大仰巴脚。老头儿放下车把，说：“二个！你给我拉车，一天给你两吊钱，还管你顿饭，你怎么不用劲儿哪？”小孩说：“王二掌柜的，你别这么说！不就挣你两吊钱，吃你一顿大碗面吗？你还抱怨，我不帮你啦！”说完，一下子跑没影儿了。急得老头儿直嚷，说：“二个！二个！你回来！我、我、我……”老头儿是真着急。老程在坡上一瞧，心里说：我帮他！甭给我两吊钱，管我一顿饱就行！他走过去，喊了一声：啊，咳！老头儿差点没吓趴下。说：“你，你是人哪？”老程说：“说话就是人，我长得寒碜，就不是人吗！”老头儿说：“有事吗？”老程说：“那小孩不帮你，我帮你，不要你两吊钱，管饭就行！”老头儿说：“那敢情好。你拉祥儿，我推车。”老程说：“我力气大，一个人推就行。”说着，把小祥儿拢在车上，搭上车祥，挂上把钩，……老头儿直说：“不行，不行！”老程说：“你瞧着吧！”说着就抄起车把，只听吱扭、吱扭、吱扭……没费劲儿，小车推过土坡来了。老头儿直乐，说：“您贵姓？”“姓程。”“叫什么名字啊？”“我姓程，名咬金，号知节，乳名一郎，我妈叫我阿丑儿，外号叫鬼，又叫老虎，……”老头儿说：“您的名字论套啊！”老程说：“差不多。”老头儿说：

“您就是程老虎啊?”“不错。”“您有这么好的力气，您帮我得啦。”老程说：“您贵姓啊?”老头儿说：“我姓王，一打听倭瓜王，就是我。”老程说：“我给您送回去吧!”说着话，就推起车子吱扭吱扭地来到倭瓜王家里。到了家里，老头儿叫家里人给程咬金和面烙饼，手腕子都和酸了，程咬金还没饱，他是真能吃，半天才吃完了。老头儿又给了他两吊钱，说：“明天您还帮我。”“好吧!”“可一准哪!”“没错。天一亮，我就来。”老程拿了两吊钱，走到家门口，大声一喊：“妈呀，开门来!”老太太一听，心说：我儿子得了喜事啦。开开门，程咬金进门就说：“妈呀，给您这两吊钱!”老太太说：“哟！这是哪里来的两吊钱哪?”程咬金一说，老太太乐了，说：“唉，这比打架斗殴强不强！你学好，你是妈的好儿子……”老程说：“妈呀，明天早上，您还得早早叫我。”

第二天清早，老程起来，就到王二掌柜的家里去了。王二掌柜的开开门说：“程爷，您真不失信呀！”老程说：“那是。”“走，咱们装车去！”说着小车上装好了麻袋，推起车来就走，走了两天，到了海边上。老程一瞧，就说：“这不是盐滩吗？”“是啊，是盐滩啊！咱们就是来装盐啊。”“不上税呀？”“不上税。见了官人可得躲避躲避。”老程乐了，说：“王掌柜的，您搭我这伙计，算搭上好伙计了。咱们不怕官人，打官司走平道！到衙门里，头儿都得给我打四两酒，初一、十五得请我吃点儿好的！”说着话，装满了口袋，驾起小车，吱吱扭扭推走了。有那官人想找王二要点儿什么，一瞧是程老虎推车，倒都远远地躲开了。都说：“这是程老虎，别跟他惹气！”王二掌柜的心里很高兴。过了几天，程咬金门口去了个人，叭、叭、叭拍门，说：“程爷，程爷！程爷在家吗？”程咬金出来一瞧，

不认得，说：“您贵姓？”“程爷，咱们天天儿盐滩见，我姓张。”“哦，张掌柜。有事吗？”“程爷，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您帮王掌柜的卖这么大力气，他给您多少钱？”“给我两吊钱，吃一顿大碗面。”“程爷，要是您给我推六百斤分量，我给您五吊钱、俩炒菜、一汤菜，饼面随使用……”“好！可是……对不起王掌柜的。”“那没什么！”“您住哪儿？”“我就住在东边村里第四个门。”“好！就这么办了！”第二天，王掌柜的等老程没等来，老程帮上张掌柜的了。又过了没几天，程咬金门口又有人敲门，说：“程爷，程爷！”程咬金出来一瞧，说：“您贵姓？”“我姓李。”“哦，李掌柜，有事吗？”“我跟你打听，您帮张掌柜的，他给您多少钱？”“推六百斤分量，给五吊钱，管俩菜一汤，饼面随使用。”李掌柜说：“您要给我推八百斤分量，我给您十吊钱，天天下馆子，酒您随便喝，肉您随便吃，菜您随便要……”老程说：“好，明天我帮您。”打这儿起，今儿帮这处，明日帮那处，也不管什么张、王、李、赵，帮来帮去，帮了半年多。老太太说：“哎，这多好！”可是老程想：我有这胳膊力气，不会自己干吗？给我妈奔个棺材本儿，也是好的。跟他妈一说，老太太也愿意。老程就打造了一辆小车子，买的麻袋、绳子、扁担、簰子，小车子打造得挺结实，连车帘子也是新的。这天，他把车推到了盐滩。大伙儿一瞧，说：“喝，程爷，一套新哪！”老程也不说什么，装了一小车子盐，足足有一千斤，吱扭吱扭推回家去了，倒在空屋子里。第二天，他又上盐滩装盐去了，吱扭吱扭又推回家去了，倒在空屋子里。……一晃儿半个多月，屋里的盐都装不下了！老太太说：“阿丑儿，你倒是卖去呀！”老程说：“妈呀，您不懂。我上半月推盐，我下半月净出去卖盐，这样不耽误

工夫。”老太太一听，说：“哎，好哇，我儿子懂得做生意啦。”又过了几天，程咬金还要到盐滩装盐去，老太太说：“阿丑儿，咱们家都盛不下啦，你出去卖卖吧！”程咬金打点好了新簋子、新绳子、新支杆，老太太又给他做了一条新紫花布钱口袋，程咬金把盐装了个岗尖儿满，挑起簋子去卖私盐。

程咬金卖盐，跟别人不同。别人卖盐，把盐装个半簋，上边用布片麻袋盖住。程咬金的盐挑子，上面什么也不盖，别人一瞧，说：“喝，这是干什么的？卖私盐还有大敞门儿的呀！”官人瞧见是程老虎卖私盐，都远远地闪开了。程咬金把盐挑到村子中间，把挑子一放，巴哒一声，把支杆一支，一捂耳朵，吆喝：“哇，真正漏税的私盐哪！”别人说：“人家都是哇一声，要不就噢一声，怎么你吆喝漏税的私盐呢？”程咬金说：“本来是漏税的私盐嘛！不亏心，没上过税。”他这么一吆喝，村里人都出来了，婶子、大娘的都来了。有人问：“你这盐多少钱一碗哪？给我来一个大钱的。”程咬金接过钱，放在钱口袋里，未从舀盐先问，说：“这位老大姐，别人卖盐，一个大钱给多少？”“给一平碗。”程咬金说：“瞧我的！”他舀了个岗尖儿溜的一碗盐，哗的一声倒在这位老大姐的盆里。“哟！你怎么给的这么多呀？”程咬金说：“您别忙，我今天是头天开张，刚才那一碗，是您那一个大钱应得的，咱们买一送一，再饶一碗！”说着，哗……又倒了岗尖儿高的一碗盐。这个说：“哎，给我来一个大钱的。”那个说：“哎，给我来一个大钱的。”程咬金说：“别忙，别忙！诸位请挨个买盐！我家里还多着哪。”一会儿，一挑子盐全卖光了，有那买不着的跟买着的就吵起来。程咬金说：“别打架，别打架！我等会儿还来。”说着，担起挑子，跑回家去了。到家之后，把口袋底朝天，哗

啦、哗啦……把钱倒了出来。老太太一瞧，说：“哎，这多好啊！”程咬金又挑了两篓子盐，嘎吱、嘎吱……挑到村子里，转眼又卖光了。就这么一卖，没三天工夫，家里的盐都卖完了。他又到盐滩去推盐，上半月推，下半月挑出去卖。照当地的规矩，卖盐的是分着村卖，比如说，张掌柜去这三个村，王掌柜就去那三个村，各人有各人的道，谁一乱走，就得打架。程咬金不管这一套，左近三十六个村子，都叫程咬金给包了。别人打架也打不过他，也没有为争私盐道打官司的。这一天，程咬金又挑着盐挑子，到村里去卖盐。迎面走来一个人，乐乐嘻嘻地冲程咬金说：“程爷，您发财了！”“托福托福。您贵姓？”“我姓阴，咱们不是在盐滩上常见吗？”“对啦。阴掌柜的！”阴掌柜的说：“您可真是英雄，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有您这么一位！左近三十六个村的盐道都叫您给包了。别人卖盐，捂着盖着，还得躲开官人；您卖盐，大敞门，官人都躲着您，您可真是英雄！”程咬金说：“什么英雄？我不过挣俩钱养我妈。”阴掌柜的说：“您是真有胆子，假有胆子？要是真有胆子，您挑一挑子私盐，到东阿县衙门口，吆喝一嗓子‘真正漏税的私盐哪’！我们大伙儿佩服您。”程咬金一想：他这是阴我呀。说：“我要是敢去呢？”阴掌柜的说：“您要走一趟回来，凡是咱们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卖盐的，我都请了来，算您是盐行的头儿！……”程咬金说：“好吧！我去卖一趟。”程咬金说完，挑起挑子，嘎吱、嘎吱……直奔东阿县去了。阴掌柜的想：程老虎让我僵住了，等走远了，他许拐弯儿……他在后边跟着老程，一瞧老程是真的奔东阿县去了！程咬金不傻，他是什么心思呢？他想：你们瞧我吃这碗饭，你们生气，故意阴我，我要不敢

去，以后就没我这一号了。我去回来再说，回来你要不请客，看我的！他有他的理儿。他挑着私盐，来到了东阿县衙门口。衙门口有四个守门的官人，一瞧卖私盐的挑到衙门口来了。这个说：“大哥，你瞧这小子吃多了凉药是怎么着，到咱们衙门口卖私盐来了！”那个说：“闭闭眼让他过去得啦。把他带进衙门去，咱们新换的这位官儿，不说他卖私盐，倒得说咱们跟卖私盐的要什么来着，闭闭眼让他过去得啦！”谁想到程咬金是特意来的，他到衙门对面影壁底下，把挑子一横，放在地下，把支杆一支，捂着耳朵就吆喝开了：“哇！真正漏税的私盐哪！”官人一听，说：“大哥，你听！他吆喝卖真正漏税的私盐！大哥，我要气得截胸……”这两个官人走过去说：“咳，咳！你怎么上这儿卖私盐来啦？”程咬金说：“怎么？哪儿不许卖呀？我知道你们太爷爱吃盐，我才来卖的。”官人说：“好，好！你等着，我回禀我们太爷去，我们太爷给你包圆儿，你等着吧！”“好，我等着。你可快着点出来，别耽误我的买卖。”这官人瞪、瞪、瞪，跑进书房，跪下给知县磕了个头说：“回禀太爷，门口有个卖私盐的……”县官说：“算啦，算啦，别说了！我不是说过，什么偷鸡笼、拔烟袋、卖私盐的，我这儿都不管嘛，你们有能耐办点儿杀了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啊！”官人说：“太爷，您不知道这卖私盐的多么狂了。不信您听听，他还吆喝哪！”这时，门口外的程咬金正在大声吆喝：“哇！真正漏税的私盐哪！”官人说：“太爷您听听！”县官气得胡子根根朝上，哇呀呀怪叫：“好大胆的刁民哪！带进来！”官人出去说：“来吧，卖私盐的，我们太爷包圆儿。”程咬金说：“就为给你们太爷送来的！”挑起挑子，跟进了县衙门，走进二道门，问：“把盐放在哪儿呀？”官人说：“就放在这



程咬金衙前卖私盐

儿得啦。”官人趁程咬金放挑子的时候，在后边一抖锁链，往程咬金脖子上一套，嘎叭一声卡上了锁，刷一抖，锁链头甩到前边去。程咬金说：“你们怎么不讲理，买盐还有锁人的吗？”官人说：“是，是我们不讲理，锁的就是卖盐的。”当下把程咬金拉到班房，然后进去回禀老爷。老爷说：“升堂！”当、当、当！点一响，老爷升堂了，衙役三班站立两旁。“给我带卖私盐的！”“一股，卖私盐的！”两旁这么一喊堂威，把程咬金带上来。旁边有人喊：“跪下，跪下！”程咬金说：“你们这地方真不讲理，欺侮人！买我们的盐，还让我们跪下。”县官一拍惊堂木，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程，名叫程咬金。”“你卖的是私盐吗？”“太爷，不亏心，真正是漏税的私盐，没上过税。”“你知道卖私盐犯法吗？”“不知道。要知道还上你这儿来吗！”“好刁民哪！”气得县官直嚷。“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到了堂下，就说：“诸位哥儿们，我肉皮直痒痒，求诸位多辛苦，使点劲儿！”“别费话，趴下！”程咬金往地上一趴，两腿一伸，两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大伙说：“这小子挨过打，架式真好！”官人上去给他褪下中衣，掖好，把衣裳往上挽了挽。县官由签筒里抓出四根签，叭地摔下来。一根签十板子，这是打四十板。掌刑的皂班举起板子来，叭叭地打起来。打了十几板子，也没听老程嚷，只听见呼哧呼哧……老程睡着了。“太爷！他睡着了！”“叫醒他！”皂班推程咬金：“嘿！醒醒！”程咬金打了个哈欠，睁开了眼睛。“诸位，谁叫醒我的？”县官说：“我让叫醒你的！”程咬金说：“唉，唉，我正梦见娶媳妇，你们把我叫醒了！”气得县官喊叫：“你们再给我使劲儿打呀！”皂班的板子叭叭叭……打下去，打得皂班手都酸了。可是一听：呼哧、呼哧、呼哧……程咬金又睡